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序

傳記百家之學率皆有補於時然多散漫不倫難於統紀故前賢有區別而爲書號曰類林者其來尚矣惜乎次第失序門類不備予因暇日輒爲增廣第其次敘將舊篇章之中添入事實者加倍又復增益至一百門逐篇稗之以贊爲十五卷較之舊書多至三倍若夫人君之聖智聰明臣子之忠貞節義父子兄弟之孝慈友愛將相之權謀大體卿士之廉潔果斷隱遁之潛德幽光文章之麗藻清新風俗之好尚陰德之報應酒醴之耽沈恩怨之報施形軀之長短容貌之美惡男子之任俠剛方婦人之妍醜賢愚神仙之清修鬼神之情狀宮室

之華靡屋宇之卑崇天地之運移日星之行度山海之靈潤醫筮之精專草木之奇秀金玉之精良蠻夷之頑獷禽魚之巨細凡六合之內所有无不槩舉雖不敢謂之知所未知亦可謂之具體而微矣其於善者不敢加於褒飾惡者不敢遂有貶斥姑取其本所出處芟其繁節其要而已覽者味其雅正則可以爲法視其悖戾則可以爲戒豈止資談柄而詫多聞不爲無可取也鄉人李子文一見曰專門之學不可旁及至如此書無施不可好學通變之士之所願見我爲君刊鏤以廣其傳如何予謹應之曰諾於是舉以畀之併爲之序時大定己酉歲夏晦平陽王朋壽魯老序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總目

卷第十五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總目終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一　嘉業堂叢書

平陽王朋壽編

孝行篇第一

虞舜　尚書帝曰朕在位七十載耄期倦於勤有能肅命遜朕位岳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烝烝乂不格姦

文王　禮記周文王之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至於寢門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日中亦如之暮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內豎以告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

仲由　禮記仲由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懽心是菽之謂孝行

公明儀　禮記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歟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也安能為孝乎

董黯　字孝治會稽豫章人也少亡其父獨養母孝敬甚篤每得甘果美味輒郎奔獻於母母常肥悅比舍有王寄者其家大富寄為人不孝每為非法惡事母懷憂愁身體羸瘦寄母謂黯母曰夫人家貧年高有何供養而常肥悅黯母曰我子孝順不為

非法身不憂愁故肥悅耳遂問寄母曰夫人大富美味充饒何爲羸瘦如此寄母曰我子不孝出入往來常使我愁是以瘦耳寄聞之候黯不在遂入黯室內提黯母拽於牀下手摑腳蹋苦辱而去黯歸見母在牀顏色不悅跪問曰老人不能自慎多言黯知之恐母憂嘿而不言及母亡葬送已訖乃斬寄頭祭母墓乃自縛詣官會赦得免後漢時人也

晉申生

獻公先娶齊女爲后生太子申生齊女卒乃立孋姬爲后生子奚齊及卓孋姬欲立奚齊爲太子讒申生於公曰妾昨夜夢申生之母從妾乞食公信之卽令申生往其母墓祭之申生祭還孋姬潛以毒藥安肉中申生欲上公祭肉姬謂公曰益聞食從外來可令人嘗試之公以肉與犬犬死與婢婢死姬曰爲人之子者乃如此乎公以垂老之年不得終天之年而欲毒藥殺而早圖其位此時非但殺公亦當及于諸子請將二子自殞於狐狢之地無爲被太子見其魚肉也公大怒賜申生死大夫李克謂申生曰何不自治申生曰吾父老矣臥不得姬則不安食不得姬則不飽吾若自治公則殺姬爲人之子者殺父所安非孝也遂自縊而死出孝子傳

眉閒尺

謂眉閒闊一尺也楚人干將莫邪之子也楚王夫人嘗於夏取涼而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後產一鐵楚王命莫邪鑄此鐵爲雙劍三年乃成劍一雌一雄莫邪乃留

雄而以雌進楚王劍在匣中常有悲鳴王問羣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雌憶其雄也王大怒卽收莫邪殺之莫邪知其應乃以雄劍藏屋柱中柱下有石礎因爛妻曰卿懷孕若生男可語之曰日出北戶南山之松松生於石劍在其中妻後生男眉閒廣一尺年十五問母父在時事母因迹前事乃思惟剖柱得劍日夜欲報殺楚王王嘗聞有一人眉閒廣一尺欲來殺王王乃購募覓其人乃宣言能得眉閒尺者賜金千斤分國共治眉閒尺聞乃便起入山路逢一客客問曰汝是孝子眉閒尺否答曰是客曰吾能爲子報讎眉閒尺曰父無分寸之罪枉被荼毒君今惠念何所用耶客曰欲得子頭并子劍眉閒尺乃與劍并頭客受之與王王大賞之卽以鑊煑其頭七日七夜不爛客曰此頭不爛須王自臨之王卽往臨看之客於後以劍擬之王頭卽墮鑊中二頭相斷客恐眉閒尺不勝乃自復劍擬頭頭復墮鑊中三頭相斷經七日後乃一時俱爛乃分葬之在汝南宜春縣今三王墓是也出孝子傳

伯夷叔齊

伯叔親兄弟也遠東孤竹君之子父堯伯夷長子當立乃讓位與弟叔齊不受乃讓與異母弟伯僚僚乃爲君夷齊皆仕周値文王堯其子武王伐紂夷齊乃叩馬諫曰父死不葬而起兵伐殷豈謂孝乎武王怒將誅之太公諫曰此義士也但未通權變耳王悅乃用爲左丞相夷齊曰臣不

忠唐突君威豈敢受君之爵祿也遂隱首陽山啜果瓜采薇而已不食周粟王靡子入山見之謂曰君是何賢人獨在山中夷齊答曰吾遁東孤竹君之子兄弟相讓父位來歸于周值武王不義隱此山不食周王之粟以菜果爲糧耳靡子難之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雖不食周粟乃食周之菜果何有異哉於是夷齊遂不食七日俱餓死殷末周初時人出烈士傳

侯郁　東觀漢記侯郁字叔異年五歲母病不能食郁嘗抱持涕泣不肯飲食母憐之強爲之食歛言已愈郁察母顏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異之因字曰叔異

黃香　東觀漢記黃香字文強舉孝廉无奴僕香躬自勤苦盡心供養身无袴被而親極滋味暑則扇牀枕冬則溫席而後極其處者矣

陸績　吳志陸績字公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何乃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曰欲以遺老母術大奇之

殷渾　蕭廣濟孝子傳殷渾生而謹愿七歲喪父哀號毀悴不爲戲弄得瓜果可啖之物懷待進母未嘗先食

鮑永　東觀漢記鮑永字君長上黨人少有志節事後母盡心至孝其妻於母前叱狗即出之

贊曰　孝乎惟孝　百行之先　大哉虞舜

聖性自然　頑父嚚母　不格于姦

象憪傲狠　罔敢恣專　文王盡禮

寢門問安　供勤子職　萬世師焉

孝感篇第二

杜孝 蕭廣濟孝子傳杜孝巴郡人少失父與母居至孝應役成都母喜食生魚孝於蜀截大竹筒盛魚二頭塞之以草咒曰我母必得此因投江中婦出江渚因見筒横來獨岸異而取視見二魚含哭曰必我增所寄取而進之聞者皆駭然之

陳業 闕

董永 千乘人也少失母獨養父父七無以葬乃從人貸錢一萬永謂錢主曰後若無錢還君當以身作奴永得錢葬父畢將爲奴於路忽逢一婦人求爲永妻永曰今貧若是身復爲奴何敢屈夫人爲妻婦人曰願爲君婦不恥貧賤永遂同婦人至錢主主問曰本言一人今何有二永曰言一得二理何乖乎主問永妻曰何能妻曰織耳主曰爲我織千疋絹卽放爾夫妻遂索絲七旬之內千疋絹成主驚遂放夫妻而去行至前來相逢處妻謂永曰我天之織女見君志孝天使我償債今君事了不

得久停語訖忽飛而去永惆悵而已前漢時人

蔡順

字君仲汝南人少失父養母至孝王莽末定天下大亂荒順摘椹赤黑異器赤眉賊見問之順曰黑者與母赤者自食賊感其孝遺斗米令順養母母嘗往他家歛酒酒吐順恐母被毒乃嘗其吐母後終停柩東鄰失火順大慟一身不能遷移遂伏棺上火飛過燒西舍一里之內唯順得免母生時畏雷及葬後每有雷兩馳走繞墳大叫順在此順在此太守聞之每有雷即給順車馬往墓後漢人

姜詩

字上游廣漢八母好食江水詩妻取水不及詩遂弃妻妻便寄鄰家供養不鉠詩母又好食生魚每作膾倩人送之陰養如故詩母感之遂命還舍舍傍忽有水泉湧出味如江水中有鯉魚因以奉母後漢人事出列女傳

薛包

字孟嘗汝南人後母惡之分包出外至於晨昏竊來門外灑婦而去母怒復逐之包心不易每得美膳倩人送父母父母慚之召包即還後漢人

丁蘭

事母至孝母亡刻木爲母事之蘭婦誤以火燒母面應時髮落出孝子傳

韓伯瑜

至孝時有過母杖之大泣母曰往者杖妆常悅受之今者杖汝何得泣悲瑜對曰往者得杖常痛知母康健今杖不痛知母乃衰是以悲泣事出韓詩外傳

孝悌篇第三

盧毓

漢書盧毓字子家涿郡人父植有大名於時毓十歲而孤遇本州亂二兄死難當袁紹公孫瓚交兵幽冀年荒毓奉養孤嫂及兄子以孝行稱之

山偉

魏收後魏書山偉弟早死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年恩義甚篤不營產業身死之後賣宅以葬

卜式

漢書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有少弟欲分居式脫身出止取羊百餘口田宅財物盡以與弟十餘年閒羊至千餘口買田宅而弟基業破費盡式輒復分與之

李充

汝南記李充兄弟六人貧無擔石之儲易衣而出竟日而食其妻竊謂充曰今貧如是我有私財可分異獨居人多費極無為空自苦也充請呼鄰里室家相對共訣妻信之恐召鄰里親戚充乃前跪以妻言白母出其妻妻泣而出門夫

趙孝

東觀漢記趙孝字長平沛國人建武初天下新定穀食尚少得穀炊將熟令弟禮夫婦俱出外孝乃與其妻飯蔬菜比弟夫婦還郎曰我已食訖以穀飯獨與弟夫婦

魏霸

謝丞後漢書魏霸字喬卿濟陰人為鉅鹿太守臨郡終不遺吏歸鄉里妻子不令到官舍嘗念兄嫂在家勤苦已獨尊榮故常服麤糲不食魚肉之味婦親蠶子躬耕與兄弟同居廿苦如一而鄉里化之

贊曰　人之愛厚　莫甚天倫　連枝之戚
同氣之親　孔融敬讓　蔡順誠純
長少以異　尊卑以陳　當時播美
千古揚芬　著之方冊　以勸人羣

孝友篇第四

王修　字叔治北海人十七歲母以社日死來歲社日號泣感感鄰里爲之罷社後任青州別駕後漢末魏初人

吳猛　字世雲豫章人年七歲有孝行於夏日伏於父母牀下二親問其故對曰恐蚊蝤數父母猛以身與食之晉時人事出孝子傳

趙孝宗　長平人也弟禮爲餓賊捉將欲食之宗聞之走謂賊曰禮瘦不如孝宗肥請代弟死賊相謂曰此義士也賊遂共釋之漢明帝時爲長樂尉出孝子傳

姬旦　七歲有孝行至夏日伏於父母牀下問其故曰恐蠱蟲侵父母晉時人

鮑山　字文才京兆人也兄弟三人山最長養母至孝值漢末飢荒兄弟在田將蓬子斗餘使弟歸與母母被賊繩縛弟見之走告山山持刀遂至賊張衞

待之山從母斬賊數人賊懼遂還山母卻歸北舍嫗亦被驅將嫗回頭向山山又斬賊賊曰還君母訖何斬不止山乃指嫗覕賊是我嫂也賊又放之

尹伯奇

周之上卿吉甫之子父更娶後妻又生圭伯奇至孝後母嫉之欲殺奇乃取蛇密安瓮中命奇圭視之圭年小見蛇乃驚便號叫走稱奇打我母問吉甫甫不信又謂甫曰奇存非法向我君不信今與奇遊後園君遙觀之甫信其言於是母與奇至園中詐云被刺腳令奇看之父遙見謂如母言呼奇責之奇恐傷母意終不自治遂自抱石投河而死周宣王時人出孝子傳

贊曰　友愛教育　功歸厥兄　趙禮化盜
孔氏趨刑　常棣尊韡　紫荊後榮
庳封虞舜　樓美唐明　閔損自苦
鄧攸逃兵　鄙夫管蔡　不義垂名

禮賢篇第五

西伯

史記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人姓姜從其封故曰呂年老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

非龍非彲非虎非熊乃霸王之師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

桓公

史記齊桓公立欲殺管仲鮑叔牙曰君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公乃從之佯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來及堂阜鮑叔脫其桎梏見桓公厚禮之遂以為上大夫

文王

史記周文王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士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國聞西伯善養老來歸之太顛閎天散宜生鬻子辛甲之徒皆歸之矣

沛公

史記沛公過高陽酈食其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祇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洗足食其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之上座

烈侯

史記世家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也烈侯曰鄭歌者二人吾賜之田八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問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不期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好善今公仲相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牛畜侍烈侯以仁義荀欣侍以舉賢徐越侍以節儉君說使使謂公仲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筍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賜公仲衣二襲

文侯

史記魏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秦

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未可圖也

晏子

齊春秋越石父賢在縲紲之中晏子出遇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吾在縲紲彼不知我也夫子贖我是知我也知我而無禮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爲上客矣

騶奭

齊世家騶奭采騶衍之術以紀文齊侯嘉之爲開第宅康莊之衢高門大屋諸侯賓客覽之言齊能致天下賢士

魏無忌

魏世家公子無忌封信陵君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歸之諸侯以公子多客不敢加兵

侯嬴

史記魏有隱士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公子信陵君厚遺之不肯受乃置酒會賓客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上坐不讓欲此觀公子公子愈恭又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乃見其客朱亥故久立微察公子顏色愈和時賓客待公子舉酒市人皆罵侯生公子終不變公子引侯生坐上座客皆驚侯生曰嬴抱關者也公子枉車騎迎嬴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市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遂以侯生爲上客

公孫弘

漢書公孫弘爲丞相開東閣以待天

下賓客賢士後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

陳蕃

後漢書陳蕃爲豫章太守不妄接賓客唯徐孺子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太宗

唐書太宗爲秦王既平天下乃銳意經籍開文學館以待四方賢士於是以房玄齡魏徵以本官兼弘文館學士圖其形狀凡十八人命褚遂良爲贊號十八學士給五品珍膳分爲三番更直時號爲登瀛洲

周公

史記周公嘗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不爲不貴然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待士唯恐失一賢人

趙勝

史記平原君趙勝居第有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盤躝而行樓上美人見而笑之躄者造勝請所笑者頭平原君曰以一躄者而殺吾美人賓客以爲君輕士而愛色栩栩引去平原君於是殺笑者而謝躄者賓客復集

孟嘗君

史記田文靖郭君之子好招延賓客食客嘗三千人夜與客食一人蔽火光客怒以爲飯不等輟食請辭文起持己飯比之無異客慙自剄士自此益歸之

蔡伯喈

後漢蔡伯喈嘗大會賓客王粲至謁伯喈伯喈倒屐迎之曰此王孫有異才余不及也遂取家籍文章舉以與之

贊曰　太平基本　賓於禮賢　古聖垂法

明王則焉　詩歌樂只　寶美周宣

蘇公必飽　式閟必虔　黃金峻極

白璧詳延　果能此道　何千萬年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一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二

平陽王朋壽編

勤學篇第六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耽學下帷讀書弟子莫見其面十年不窺園圃乘馬三年不知牝牡志在經傳官至江都守前漢武帝時人

車胤字武子河東人好讀書家貧無油取螢於絹囊盛之以繼夜出宋略

朱買臣字翁子會稽人家貧好學不事產業其妻羞之求去買臣曰吾年五十當富貴今四十九年可相待否其妻不信而去明年買臣隨計吏至長安上書待詔金馬門值邑人嚴助薦於武帝帝拜買臣為會稽太守至發民治道妻與後夫治道買臣見而識之命後車載之引至郡後舍居之給與衣食其妻大羞不逾月而死出漢書

匡衡字稚生東陽人好讀書家貧無油燭乃穿鄰壁孔映光讀書後仕至丞相出前漢書

陳子昂唐書陳子昂梓州射洪縣人居獨坐山下苦志讀書甘淡泊手不釋卷尤善屬文為感遇詩三十首王適見而奇之謂曰此子必為天下文宗詣闕上書拜麟臺正字武后嘗問調元氣以何道子昂勸后興明堂

太學后不能用史臣譏其以王者之事勉女主徒受訓侮

王充

後漢王充字仲任家貧無書性勤於學嘗於市閱所賣書此不足則之於彼末始少暇後博通經史自所著書號曰論衡

闞澤

吳闞澤字德潤山陰人家世業農桑苦志好學家貧為人傭書以供給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徧究覽羣經兼通厤數後位至侍中中書令

崔儦

隋書崔儦清河人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為務恃才忽略大署其門曰不讀五千卷書無入此室不數年博覽羣書多所通涉

孟仁

吳書孟仁字恭武江夏人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作廣被庶得氣類相接矣其讀書夙夜不輟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

王儉

南史王儉字仲寶生而父僧綽遇害為叔父僧虔所養幼篤學手不釋卷寒暑不易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重耳丹陽尹袁粲見之曰宰相之門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之器矣終當任入國事後為僕射

楊震

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志學博通五經時人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漢明帝時仕至太尉後漢人

孫敬

楚人字文寶常閉戶讀書睡則以繩繫頭懸之梁上常入市市人見之皆曰閉戶先生帝特徵不就

甯越

衛人也時苦耕而勞謂友人曰何由

免此苦也友人曰勤學三十年當免日他食吾不食他寢吾不寢勤學十五年以當三十年如此廣通典籍周成王師之拜爲上卿出春秋之外傳

路温舒 字長君鉅鹿人也少爲人牧羊於大澤中乃截蒲寫書太守行見而奇之將歸使學仕至郡守出漢書

贊 圖

勸學篇第七 圖

志節篇第八 圖

高士篇第九

光 夏時隱士爲人大賢禹受禪禮聘光爲上卿光聞恥之投河而死出逸士傳

莊周 楚人也爲人賢楚王聘爲相周曰爲犧牛乎衣以緇綵食以葭葦牽入太廟之時欲作耕犢不可得遂感而不仕六國時人

王燭 齊人隱居不仕齊宣王往見之不敢屈致耳往就席欲用爲上卿燭固辭不受六國人出孟子

高鳳 字文通南陽人好學不仕漢明帝徵之不赴遂詐與寡嫂訟自毀得免後漢人終

法眞 字喬卿扶

屈人太守召以爲功曹謂眞曰孤德薄欲屈君爲功曹之位以光讚朝廷眞對曰府君用眞爲吏眞將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不復敢言後漢人

嚴君平

蜀郡人也數徵避世不仕賣卜於市前漢時人出高士傳

樊英

字季卿濟陽人也順帝每召不至乃舉而致之入殿門英不起帝謂英曰朕能貴卿能富卿能貧卿能賤卿能殺卿能活卿何慢朕英曰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天也陛下焉能活臣萬鍾之祿猶不受陛下焉能富臣臣在環堵之中安然自得陛下焉能貧臣帝不能屈之後漢時人

任永君

武陽人也王莽篡位不仕莽世故託青盲其妻謂之實乃與人姦於目前永不言見子隨井忍不救及莽亡世祖中興永君曰世治矣目即明淫者自殺光武時人

趙伎

字元叔濮陽人舉上計吏詣京師時司空袁逢受計計吏拜者數百人眾皆拜伎不拜長揖而已逢語曰郡計吏不拜三公何也伎曰酈食其長揖漢王今長揖三公又何劇焉袁逢與坐同歸談論終日不閒後漢時人

鄭玄

字康成北海人也博通羣書漢靈帝徵爲大司農不就乃還鄉里教授諸生黃巾賊見玄皆相約不入其境出後漢書

贊曰　士有高尙　從昔攸聞　父不得子

君不能臣　卷舒從道　與時屈伸

富貴榮寵　忽如浮雲　林泉嘯傲

田畝耕耘　比跡黃綺　巢由與鄰

廉儉篇第十

公孫弘

漢公孫弘身食一肉脫粟飯爲丞相御布被開東閣以延天下士後封平津侯世或譏議弘以爲矯飾

隋文帝

隋房陵王勇小名晛地伐文帝長子也立爲太子嘗文飾蜀鎧帝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漸因誡之曰我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得長久者我昔衣物各一賜汝時看之以自警

徐湛之

宋徐湛之字孝源父逵尚武帝長女會稽宣公主初武帝微時貧陋過甚嘗自新洲伐荻有衲布衣襖皆是敬皇后手自作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者可以此衣示之後彭城王義康等得罪事連湛之文帝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宮及見文帝因號哭下牀不復施臣妾禮即以籍所盛武帝衲衣擲地以示上曰女家本賤貧此是我母與汝父作此衲衣今日有一頓飽飯便欲殘害我兒上亦號泣

湛之由此得免

長孫道生 北史長孫道生代人大武郎位除司空加侍中道生廉約身爲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熊皮郭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平仲

許由 潁川人堯時隱箕山無桮器乃以手捧水時人遺其一瓢由用訖以挂於樹枝時風吹瓢歷歷作聲由以爲頒遂棄之而去出逸士傳

鮑焦 不知何許人不食五穀不衣綵麻居深山中食木實衣樹皮人或周之曰木實樹皮亦天之所生何異五穀綵麻哉焦遂抱樹不食而死周時人

范丹 字史雲陳留人爲萊蕪令十日一炊或終日不食時人語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底生魚范萊蕪後漢人

董宣 字少平陳留人爲洛陽令性清儉遇病臨終世祖使人視之唯見布被益身妻子對哭大麥數斗而已帝歎曰董宣清矣死乃知之遂賜錢十萬出後漢書

孟宗 字恭武江夏人晉武帝時爲雷池監與魚官宗自捕魚作鮮寄母母曰爲魚官乃以鮮寄吾奈何不避嫌疑遂封鮮還宗宗後爲侍中武帝大會羣臣宗爲性少酒酒過度在座嘔吐吐出麥飯帝知母子俱爲清儉人也出晉書

黃向 字文度豫章人常行於路拾得遺金一囊乃訪主還之後僕人出漢書

公儀休 相魯有人遺其雙枯魚休曰吾免官之後六得魚遂不受其妻織布棄之而燔其機周時人出韓子

晏子

字平仲相齊食脫粟之食無魚肉妻妾不衣帛馬不食粟齊景公時人

孫叔敖 弊車疲馬衣羝羊皮左右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壯狐裘則溫君宜改之敖曰君子服美則恭小人服美則益倨吾無德恐益倨遂不改楚莊王時人事出韓子

子思 孔子之孫也思在衞縕袍無表十日九食田子方遺狐裘思曰吾聞饋人物不肖者受之如棄溝壑吾無德不敢以身爲溝壑不受出孔叢子

袁精目 嘗餓於道狐父之盜日已飾三哺後視曰子而何爲者也曰我狐父盜飾哺君目曰吾義士不食子無義之食遂兩手據地喀喀吐而死周時人出列子

楊震 字伯起弘農人也爲荊州刺史後遷東華太守道經昌邑昌邑令王密乃齎金三十斤專隨遺震震不受密曰闇夜之中無人知見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無人知密慚而退後漢明帝時人也

羊續 字興祖太山平陽人爲南陽太守初至郡主簿奉生魚續受懸之於庭他日主簿至續乃出前魚以視之以絕其意續袍裏破以黃紙補之靈帝時開鴻都門賣官錢二百萬位至三公時帝欲用續爲司徒遣使至南陽求賂續乃坐使者於單席乃舉袍視使者欲知臣之唯有此袍耳續由清貧不登相位後漢人也

華歆 字子魚與北海管寧爲友二人鋤田見金寧揮鋤與瓦甎无異歆握而擲之地不敢取漢末魏初時

人出世說

郝子廉 太原人嘗行路飲馬輒投錢井中過姊家姊家設食乃留錢席下而去漢時人

贊曰 儉德之本 廉斯可兼 舉不從儉

孰能守廉 晏嬰仕達 顏回樂潛

胡威藩屏 公孫具瞻 不以顯宦

變其安恬 驕奢淫佚 此其鍼砭

儒行篇第十一

杜林 杜林字伯山扶風人博學多聞時稱通儒漢末隗囂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爲侍書林因疾告辭去還蘇食囂復欲強起稱篤不赴召囂雖相望且欲優容之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益伯夷叔齊恥食周粟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後光武徵拜侍御史

何休 王子年拾遺何休性質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歷代圖籍莫不該通門徒問者爲之注記口不能談鄭康成繹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而至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鄭康成爲經神何休爲學海行業爲人所推重

如此

劉寬

字文饒弘農人也漢靈帝時爲太尉帝會羣臣寬時在座酒醉睡伏帝謂寬曰太尉醉也對曰臣不敢醉但云任重責臨深憂心如醉也帝重其言寬爲人性恬嘗衣冠欲臨朝妻遣婢奉肉羹翻汙朝衣婢甚懼寬曰徐徐羹爛汝手乎嘗有客候寬寬使奴沽酒經久奴醉還又不得酒寬怒曰畜生奴奴便去外寬使人逐之客問其故寬曰奴被罵太甚必致其死果如言後漢人

向栩

字甫與河南人漢靈帝時拜爲議郎時河北有張角作亂因號黃巾朝議欲討之栩上言宜遣人於河上讀經賊當自滅帝初從之常侍趙忠讜之帝云栩與賊通謀不欲令國發兵甲遂誅之栩死後黃巾轉盛出後漢

司馬徽

字德操潁川人有大度不說人之短長所諮請莫問吉凶悉稱好絜不言惡有鄉人往見徽徽問安否鄉人云子死徽曰好其妻責之以君有鄉人故語問之云何聞人死知其好徽答曰如卿之言亦好後漢末人出文士傳人有牛槃其禾初見乃牽牛陰涼栩下刈芻飼之牛主媿之不復暴宋時人出宋書

牛㪷

秦上地之儒士也行於邯鄲路逢盜悉推財物牛車與之行數里腰下數百錢追盜而與之賊相謂曰此人長者今辱之必爲後患不如殺之以藏其跡遂追殺之六國時人出韓子

陳寔

字仲弓潁川人爲太丘令嘗有盜入其家

顧初

吳郡

伏於梁上寔見之遂呼諸子誡之曰夫人須有善如不善之人非其本性乃君以性成卽梁上君子是也盜聞之自投下地叩頭待罪寔謂曰觀君形皃非是惡人遂遺布數端囑令改行以遺之自後縣境絕賊後漢時人

戴封字仲平濟北人也曾被賊衣物悉盡唯有絹七疋不知處其賊已去仲平乃追而與之賊相謂曰此必賢人不可辱之卽還其衣物出後漢

淳于恭字孟孫北人也王莽末天下飢荒賊盜鋒起百姓逃竄無事農桑恭獨晰於野人或非之恭曰吾不得食他人亦得先武中興天下清平嘗有盜刈其禾時恭見之恐其懼乃自伏草閒盜去後乃出後漢人

卓茂字康成南陽人也漢光武時丞相嘗出行有人就其車中誤認其馬茂不言默而解之謂曰若非君馬牽至相府相還失者後得本馬遂送馬還再拜慚謝茂曰物有相類事有少誤何須謝也後遷太傅後漢書

贊曰　縫掖之衣　章甫之冠　象服是宜

行之惟難　威而不猛　敬而能安

卽之也溫　望之儼然　孔聖之爲

萬世宗傳　凡百儒者　則而效焉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二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三

平陽王朋壽編

敦信篇第十二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獵日天雨遂行人止之侯曰與人期不可失信乃冒雨而行六國時人

吳起與故人期食人未來起終不食明日人至方共食之六國時人

季札使於上國北過徐君徐君念札寶劍不言札知心許之使回徐君已死遂解劍挂墓樹而去出說苑

孟子名軻齊人東舍殺豬問母曰殺豬何爲母戲曰啖汝語已母悔失言遂買肉與之明不欺信也六國時人

尾生與女子期於橋下女子不來河水大至遂抱橋柱溺死其信有如此者

晉文公名重耳遭驪姬之難奔亡楚楚王待之謂曰子歸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若以君威德還國於原野對戰當退避楚軍三舍及重耳歸國立爲君楚令尹子玉與兵伐宋宋告急於晉文公舉兵救宋及爲楚退三舍以報往日之信楚軍遂之後文公縱兵擊之遂大破楚軍楚王大怒責子玉玉自殺周襄王時人

郭伋字細侯南陽人更始時爲并州牧出行部內至西河界有

數百小兒乘竹馬來迎遂問之何日卻還伋乃令主簿
繼日告小子行部內回先期一日至郭門之外不進主
簿朋伋伋曰吾與小兒期不可欺之明日
小兒皆乘竹馬來迎遂入郭事出漢書

范式

字巨卿
山陽金
鄉人與汝南張元伯為友春別京師暮秋為期伯至九
月十五日殺雞炊黍相待伯母曰相去千里役當信之
伯曰巨卿信士終不失信言訖巨
卿至二人相隨拜母極歡後漢人

桓公

齊桓公伐魯魯
敗莊公請獻遂
邑以平桓公許之將盟魯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
反魯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就臣位桓公悔
欲无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而許之而倍信殺
之一小地而棄信於諸侯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
亡地於魯諸
侯皆附焉

晉文公

文公伐原約令三日止過期而原
不降文公命退軍吏諫曰君伐原
何故退也文公曰得原失信吾不為也原約
聞之請命自降於是諸侯皆附由守信也

贊曰

大車之輗　小車之軏　有車之用
一不可闕　譬之於人　信為軌轍
周游往來　州里蠻貊　唯信與誠

造次勿缺　著敦信篇　以告來哲

烈直篇第十三

唐睢 秦王欲以五百里地求易隱陵君五十里辭不受使唐睢入謝秦王秦王曰隱陵君輕我睢曰非敢輕大王以受地於先君謹守之耳秦王怒曰子不見天子之怒乎怒則伏屍百萬流血千里睢曰大王曾見布衣之怒乎怒則伏屍二人流血五步昔專諸刺王僚要離刺慶忌聶政刺韓相此三人皆布衣之士也今適臣四人矣郎按劍而進怒目視秦王曰天下縞素今則是矣秦王變色長跪謝曰先生就坐寡人知過矣

鋤倪 晉靈公之力士也趙盾數直諫靈公公患之乃陰使倪往其家殺盾盾早晨將朝見星未解衣而寐盾寔忠清倪不忍殺之又不敢違公之命遂以頭觸庭槐而死事出左傳

溫序 字次房太原人爲隗囂將軍大敗漢軍生獲序將欲斬乃銜鬚於口曰大丈夫死無令鬚污遂銜鬚而死出後漢書

師經 魏文侯府人善撫琴文侯耽之起舞經怒以琴撞文侯文侯怒使人叟經經曰乞申一言而死文侯曰何經曰臣撞桀紂之君不撞堯舜之主文侯曰寡人過矣乃懸琴以爲戒六國時人

周昌 沛國人漢高祖時爲御史大夫

高祖常以戚夫人寵戲目入奏事見之欲出帝徒足而逐昌乃騎昌頭曰我為主何如昌曰陛下桀紂之君帝慙而止出漢書

朱雲

字子游魯人也曰臣欲斬馬劍斷佞臣一人帝曰誰雲曰張禹也帝大怒曰廷辱師傳死罪無赦令壯士拽下殿欲斬之雲不肯乃扳折殿欄檻時有大夫辛慶忌諫曰願陛下思之若雲言直陛下察之帝意乃解遂舍之左右欲治殿檻帝曰留之以旌直臣也漢成帝時人漢書

董宣

字少平陳留人也光武時為洛陽令時珂陽公主奴白日殺人因匿公主家宣知率左右於洛陽下伺之須臾公主將出使奴驂馬宣呼奴下馬因何殺人公主大怒告帝帝欲殺宣宣曰臣乞一言而死對曰陛下縱奴而殺良人何以治國臣請自殺遂投殿基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謝公主宣不從帝使人頓足伏不起公主郎是帝姑公主見宣不拜謂曰文叔為布衣時藏亡命處已死吏不敢到門為天子奈何不能制此一人帝曰天子不與白衣同遂號強項令乃赦之賜錢三十萬出後漢書

張剛

字文紀武陽人漢桓帝時為八道使因宋察風俗牧守清濁七使已發剛獨不去乃埋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帝曰是誰曰是梁冀是日詠冀時廣陵賊張嬰殺太守據郡陳示禍應嬰等開門出降迎剛乃撫納離散並集親自為之卜宅使各得安居部內

蕭清桓帝嘉之賜錢十萬後漢人出司馬彪續漢書

任座

魏國人文侯問羣臣曰寡人如何也羣臣曰仁君也座曰非仁君帝曰何以知之座曰君得中山之地不封君之弟而封君之子是以知非仁君也文侯大怒逐而出之翟璜曰君賢君也文侯曰何以璜曰臣聞君賢則臣直向來任座之直言是以知君賢文侯大悅召任座入拜爲上卿六國時人

蘇武

字子卿江陵人漢武帝時持節北使匈奴單于脇武令拜不從匈奴以刃臨之武曰堂堂漢使安得屈於四夷遂拔劍自刺匈奴大驚急召人醫之武得愈匈奴欲封之幽武置深窖中時末與食値天大雪氈毛裹雪而吞經七日不死匈奴因以爲神出武北海牧羊武持節而牧羊飢食羊肉渴飲羊乳武帝崩昭帝立與匈奴和親漢使匈奴求武還匈奴詐言武已死武因李陵於夜中見漢使來使者曰君但語匈奴云漢帝遊上林苑射得雁雁足上得武繫帛書武在北澤中牧羊使者乃以言告匈奴匈奴伏言武在此武使得還漢武至猶持漢節節毛落盡昭帝嘉之拜武爲典屬國武在匈奴十九年去時壯盛及回皓首出漢書

嚴顏

巴郡人益州牧劉璋使顏守巴郡城劉備人蜀圖成都劉璋便出降備獨巴郡守而不降備使將張飛攻巴郡生擒顏飛呵曰汝將軍至何乃不降令逆戰平顏曰卿等無狀侵奪城州我州但有

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怒命左右斬之顏曰斫頭便斬何怒耶飛見其忠壯乃釋之引為賓客漢末蜀初人出三巴　卜式平準書元封元年旱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記衣稅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願烹弘羊天乃雨

贊曰　損者三友　惡夫善柔　剛忠烈直
惟德之休　犯顏抗論　嘉謨嘉猷
不為詭隨　不為苟媮　敏於進善
疾惡如讐　回邪謟曲　寧不旬差

忠諫篇第十四

三甥　左傳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圖之此其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滅之

鬻拳　左傳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

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楚人以爲大閽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

申叔時

楚史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復命而退楚子使讓之曰夏徵舒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汝獨不慶何故對曰猶可辭平曰可曰夏徵舒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而奪之牛罰已重矣今縣陳貪其富也无乃不可乎楚子曰善哉吾未之聞也乃復封陳

申公巫臣

楚史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

大戊午

史記趙肅侯游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叩馬首諫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肅侯下車謝遂回

史魚

韓詩外傳衛靈公有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大夫史魚恆欲進伯玉而退子瑕公不從及史魚病謂其子曰吾死後停吾喪階下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瀰子瑕是吾不能正其君死不成禮於我足矣及死靈公往弔之見喪停階下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對靈公愴然變色曰寡人過矣

大夫生時極欲進賢而退不肖及其死矣又以死諫可謂至忠矣於是遷喪於正堂進遽伯玉爲上卿退彌子瑕故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者死則已矣未若史魚尸諫忠感其君者可不爲直乎

張良

前漢高祖既滅項羽鄺食其勸立六國後高祖命鑄印張良入見諫止高祖曰誰爲陛下書此謀陛下大事去矣時高祖方食良遂借前箸以書八難高祖丑豎儒幾敗乃翁事遂命銷印

王猛

晉書王猛爲苻堅丞相病甚苻堅親往問所欲言猛曰東晉難徵正朔所在親仁善鄉國之寶也臣及之後願不以晉爲圖堅不能用覓至敗亡

樊噲

史記沛公入秦宮帷帳狗馬珍實婦女以千數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不聽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聽噲言沛公乃還霸上

敬翔

五代史敬翔事朱梁末帝時唐莊宗築德勝南城於黃河之南以還汴末帝與宮人遊都園宮人皆挑棄拾翠敬翔審以小龍致懷中於帝前取以自縱帝使八急救之問其故翔月臣雖爲梁臣實朱氏老奴事陛下如鄖君不忍見社稷頓覆誠顧先效死於君前帝謂曰卿意欲如何翔曰令唐兵湲河事急矣非王彥章不可願陛下委之以兵必能拒唐帝於是用彥章三日而破南城

尹綽

趙簡子有臣尹綽者常於眾中諫有臣郗厥者常於隱處諫簡子曰綽不愛我諫於顯厥

愛我諫於隱綽曰綽愛君之過不愛君之醜厭愛君之醜不愛君之過孔子聞之曰君子哉尹綽面諫而不面譽可謂至忠矣

狄仁傑

唐則天之責中宗於房陵也朝廷多臣進說言則天終無復辟意惟狄仁傑每從容以子毋恩情感動則天漸省悟遂還政.

關龍逢

夏桀大夫也桀無道耽惑其妻專行暴虐不恤政事龍逢苦諫身被誅夷桀爲湯所滅

比干

紂之親叔也紂用妲己之言漂刑濫罰耽荒酒色比干數諫之妲己患而謂曰妾聞上聖之人心有十二孔中聖之人心有九孔下聖之人心有七孔比干屢諫心必有孔紂乃剖比干腹而視之紂兄微子以紂拒諫出奔投周武王紂叔父箕子諫而不從恐被害乃佯狂爲之奴殷時人也

費仲

紂之幸臣也周文四友並獻珍寶之物於紂紂赦文王爲西伯得專征伐仲諫曰履雖新不加於首冠雖敝不踐於地西伯聖人將有異志不可縱也紂曰西伯食其子肉而猶不覺竟有何聖仲曰不然顚察之終不覺後果爲周武王所滅

宮之奇

虞國人也晉獻公用大夫荀息之計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遺於虞君以假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者虞之表也表薄則裏單脣亡則齒寒虢國若敗虞必不安虞君不聽遂許之晉伐虢詭旋軍而滅之於虞虞君大敗乃抱璧牽馬而走歎曰兩者能致亡國之禍也周惠王

時事出國語

蹇叔

秦大夫也孟明爲將伐鄭叔諫穆公穆公不聽叔哭而送之曰吾見軍之出不見軍之入至殽山果爲晉兵所敗隻輪匹馬不返公乃悔過自責作秦誓尚書篇

泄冶

陳大夫也靈公與卿大夫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姬即陳大夫御叔之妻夏徵舒之母爲人無行靈公與孔儀二卿取夏姬褻服戲之於朝公乃謂二卿曰徵舒似二卿二卿曰亦似君泄治聞之乃諫靈公曰若國人聞之猶可他國聞之如何公聞乃殺治徵舒鬭公與二卿言懟而不足乃於馬廄何公乃射公殺之二卿奔楚出史記

仲叔圉

衞人也靈公坐乘華臺內侍婢數百人佩隋珠曜目羅綺從風圍入諫曰昔夏桀行此而亡殷紂用此而喪從君內寵无乃太盛乎公下席再拜云先生不此言則社稷幾傾矣於是出宮女以配鑿夫出倉粟以賑貧民孔子聞之靈公可諫矣周景王時人出新序

晏嬰

字平仲齊大夫景公飲酒而樂捧取冠正使人迎晏嬰嬰朝服而至公曰寡人其願與子共之諸子並脫朝服請子去禮嬰曰君言過矣上無禮無以使下下無禮無以事上刑庭無禮故父子聚麀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其有禮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豈可去乎公曰善卸服衣冠而飲之公使顏燭養馬因而失之大怨將欲殺之刑人持刃而至嬰諫曰今直殺燭而不知有何罪臣請

數罪而殺之公曰善乃左手持刀右手執燭頭而數之曰汝爲吾君養馬失之汝之合死一也使吾君爲馬殺人若鄰國聞之吾君爲愛馬殺人必加兵於吾君君國滅亡又合死二也謂公曰數罪請殺之公大慙乃止出春秋

伍員

字子胥楚國人也其父奢兄子尚皆爲楚平王所誅胥奔吳吳王闔閭與越王句踐戰破傷而死其子夫差興兵報越越兵大敗又於會稽之上吳兵圍之越王用范蠡之計使文種求夫差夫差欲從胥諫曰天命以越賜吳越以物送吳王勿受之夫差不聽乃受越美女寶物遂許越王復國撫養士卒日欲報吳吳王欲伐齊胥諫曰吳之有越猶如心腹之疾願且釋齊而先軍於越夫差不聽遂伐齊剋之而歸以誅子胥胥曰伐齊雖剋猶石田也不可種之太宰嚭因讒胥於夫差乃賜屬鏤之劍令自盡胥歎曰信讒臣以殺我告我家人曰吾死後汝懸吾頭於城東門以祝越軍來滅吳夫差大怒取胥屍沈於江中吳人爲立祠於江上後越果滅吳流夫差於海而死又殺太宰嚭周敬王時出春秋

屈原

與楚同姓爲三閭大夫於是秦昭王使張儀入楚說懷王王將入秦屈原諫曰秦是虎狼之國無信久矣王今入秦必將不還懷王不聽遂入秦果不得歸其子襄王立又不從諫稍疏原大夫斬尚等共讒原原憤結乃作離騷以申其志於湘水而自沈漁父見之

屈原謂漁父曰一國皆濁惟我獨清衆人皆醉惟我獨醒遂投汨羅江而死六國時人又續齊諧志曰原以五月五日投江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年長沙區回見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聞君見祭苦蛟龍所纏可練葉塞上以練絲縛之二物龍之所畏五月五日周處風俗端午烹尖角黍端者始也謂五月五日原死日傷其所遺並命將舟檝以拯之至今俗云競渡又越地志云起於句踐

周昌

沛國人漢高祖時爲御史大夫高祖欲廢呂后始生太子盈而立戚夫人子如意爲太子昌諫之陛下若廢嫡立庶臣不敢奉詔高祖崩太子乃立爲惠帝拜昌爲太傅見漢書

申屠剛

梁國人漢光武時爲大中大夫帝欲出遊剛叩馬諫曰隴蜀未平不宜遊逸陛下裁之帝不聽剛乃持刀斷馬足帝乃止時隗囂據隴右公孫述僭號於蜀也

趙整

字文業洛陽人秦王苻堅時爲散騎常侍與中書侍郎朱形等俱在堅左右故見引納而整常盡忠臣規諫時主頗好酒色整常在主座乃爲詩上主曰昔聞孟津河千里有一曲此水日自清是誰使令濁主正色曰展之過也漦又上詩曰北園有奇棗布葉承重陰外雖有棘刺內實有赤心主笑曰无卿文業何以知朕過因改不行事出秦書

王猛

字景略北海人也苻王時爲大丞相及病將困主親臨視之乃

謂猛曰卿既困何不遺朕一言是時主欲伐晉猛曰臣
更无言臣死之後願陛下勿以東南為意臣死无恨主
不聽後遂伐晉傾城大敗而還主初欲伐晉時問侍中
權翼翼云不可主大怒又問道安安云不可伐肯為延
須上不從放兵出騎九萬遣弟陽平公苻融以先鋒軍
至壽春為晉謝石謝玄劉牢之所敗秦師瓦解因此遂
衰苻為姚長所滅出晉書

范蠡

越大夫越王句踐欲使蠡伐吳蠡諫曰臣雖懸頓猶識共大端大王今與
兵伐吳必不利願王深察之王曰貪者不與廉者謀廉
者不與貪者合此之謂也今吳連接不宜二主蠡曰臣
聞稻禾熟不可強堆以弱淩強必至毀傷吳有相國伍
子胥逆知未來越未舉兵吳已知矣王曰相國勿復諫
謀者以命自當豈復悔也而數干亂寡人之心蠡涕泣
而去行至會稽山望見吳兵鬱鬱蠡歎曰必為其所圖
乃與吳戰越師死傷垂盡王謂蠡曰寡人為事不明果
如相國之言今欲自殺如何蠡曰大王前何以辱臣臣
更與大王一計可脫衣解印臣共大王迎吳王求哀請
命稱臣句踐從其言方迎吳王稱死罪伏惟吳國聖代
期運四方臣自惟生處夷狄未見天理臣以輕卒部下
歸投吳國伏願大王行德賜以哀諒吳王乃搶之卻放
歸越越王撫治兵將後陰謀伐吳吳兵
大破皆蠡之計也周時出吳越春秋

贊曰　事君無隱　貴夫盡忠　補過救惡
古今所同　比干龍逢　遭時鞠凶
夔龍稷契　言則斯從　由其所遇
治亂攸鍾　後王戒哉　聽納惟聰

納諫篇第十五　新添

淳于髡

齊史王欲發兵伐魏淳于髡諫曰臣聞韓氏之犬逐東郭之兔踰三嶺五墾兔乏於前犬覍於後各死其處為田父所獲可謂勞而無功若齊魏相攻勞其兵士臣恐强秦乘弊而有田父之功焉王納諫而止

漁父

晉文公獵於澤有漁父諫之曰夫鴻雁厭江海而入小澤則有獵繳之患今君棄其宮殿游於此何往之失文公納諫而還欲賞之漁父辭曰君能固國愛人輕徭薄賦則臣亦富矣君若不能有賞臣亦不能保也

叔向

晉文公問叔向曰國家之難就為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盡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諂佞在朝賢者不進此國之大患也文公於是下令有進善言諂者不通罪無赦

宛春

晉靈公當暑使人穿

池宛春諫曰天寒穿池恐傷民力公曰天不寒宛春曰公衣裘坐褥是以不寒民實寒矣遂罷役

贊曰　聖賢相逢　實難其時　都俞於吁
謀謨疇咨　唐虞敷試　禹拜湯稽
言之斯藎　聽之不疑　如石投水
如木從規　君其若此　永固邦基

拒諫篇第十六 新添

世家晉靈公壯侈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觀其靈公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使婦人持其屍出弃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人手前諫皆不聽　大夫種世家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志驕矣請嘗試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不聽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後三年吳其墟矣

贊曰　忠言嘉謀　達於治體　通適人情

惠迪物理　將敗之邦　鮮克聽是

峻郤忠臣　因奴正士　禍不旋踵

巢傾卵毀　拒諫之君　惡夫逆耳

聖明篇第十七

魏文侯

魏文侯出游見路人反裘負薪文侯曰何爲反裘曰臣愛其毛文侯曰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明年東羊上計曹錢十倍諸大夫皆賀文侯曰此無異路人反裘負薪者今吾地不加廣民不加眾而計錢十倍於昔日者必取於民非外得也下不足上亦不安大夫何賀焉

季札

吳公子季札聘於晉入其境曰暴哉入其都曰力缺哉入其朝曰亂哉從者問其故曰吾入其境見鳥巢高所以知其暴入其都見其舊室好新室惡是以知其力缺入其朝見其君自決而不下問臣養威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亂也

樂止

趙簡子沈樂止於河曰吾好聲色是人致之吾好宮室是人致之吾好馬是人致之吾好賢士是人不致其長吾過而退吾善者也

贊曰　聖明之性　匪學而知　不違物理

不後天時　見事精纖　識道幾微

是其所是　非其所非　不爲福先

不觸禍機　賢斯人也　實爲世師

行果篇第十八

王裒

字元偉脩之孫也魏高貴鄉公時爲司馬文公秉

政裒父儀任破文王所害裒葬父訖乃於墓前起

廬曉夜哀慟墓前有數柏樹樹樹色

爲之慘悴異於他樹出皆陽秋

趙孝宗

長平沛國人

也弟禮爲賊

所得將欲烹之孝聞馳往拜賊曰禮瘦孝肥請代死賊

相謂日此人兄弟相代眞義士也並放之令歸孝後仕

漢明帝官至長樂衛尉

禮爲御史中丞出漢書

吳猛

字出雲豫章人年七歲常

至夏日伏母牀下問之曰

恐蠹及

母晉人

贊曰　見善必行　聞義則徙　若決江河

孰能禦止　沮之不疑　勸之不喜
勇敢則然　勢利莫使　半途不廢
中立不倚　疑然不回　亦奇男子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三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四

平陽王朋壽編

權智篇第十九

鄭桓公 鄭史鄭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太史伯曰獨洛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故曰地近虢鄶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如此則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善果國之

管仲 字夷吾潁川人事齊桓公爲卿桓公北伐孤竹山中行迷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於是桓公乃放馬從後隨之而歸出韓子

伍員 字子胥楚平王枉誅其父員乃走出邊邑候人獲之欲送於王員曰王以我盜珠我於是奔走子今捉我還王我乃言子奪我珠而吞之王必剖子腹而取之候人懼而放之周景王時人出韓子

隰朋 爲齊大夫桓公北伐孤竹君无水兵馬乏渴朋曰尋蟻壤即有水公從之使人掘之果得泉出韓子

陳平 陽武人平小時附載渡河舟人見其美丈夫疑平腰有金人平欲殺之平知之乃脫衣而坐舟人見脫衣知无金故免其難後歸漢高祖用爲六奇之策遂定天下皆平謀計也出太平烈士傳

曹操 字孟德沛

國讖郡人漢末獻帝封爲魏王常慮左右圖已常設猜謀書臥因佯睡裸身左右爲之睡不覺露乃引衣蓋操郎許驚起以刀逐蓋者因曰若人有異心欲圖我於睡中有神告我郎心知之後臥更无人近者操將兵行數十里士卒渴之操曰前有梅林其子甚酷兵卒聞之口皆水出

東方朔

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漢武帝時呼朔來來遂進前帝乃再叱之謂朔曰知朕呼卿意否朔曰來來陛下欲賜臣棗四十九枚帝曰卿何以知之朔曰呼臣來來是棗字又叱叱字口傍作七再叱之知四十九枚帝笑曰實如卿言時兩新晴樹有鵲鳴帝問鵲何方而鳴朔對曰東方鳴帝曰何以知之曰風從東來鵲鳴必向風帝又問曰鳴何枝曰枯枝帝曰何以知之朔曰新兩之後枯枝瀝是以知之集枯枝帝使人視之皆如其言出前漢

楊修

字德祖弘農華陰人漢司空楊虎之子修少有令名爲魏曹操主簿嘗有一器酪操乃題器上作一合字賜羣臣皆莫敢開修乃開食之一口操問其故修曰合字者人一口操伏之

鄧哀王

名仲字倉舒曹操少子也年九歲有智及成人吳主孫權曾獻大象操欲知斤兩乃詢羣臣羣臣莫對仲曰此亦易知操曰如何仲曰置象船中記其水際然後稱士入船郎知斤兩衆人咸伏出魏書

簡雍

字曼和豕郡人雍爲人多智蜀主劉備時爲昭德將

軍亦從容譏諷時蜀大飢先主禁酒於百姓家搜得酒具則加重刑時雍從先主遊行逢男子於路雍謂主曰此人欲行姦淫何不縛之主曰何以知之曰其人身帶淫具與酒具同主大笑遂不搜之

王戎

字濟仲太原人也年七歲與諸小兒戲於道傍傍有李樹其實甚繁諸小兒爭取唯戎不取人問之戎曰此必苦李嘗之果然世說

田單

齊人景公不用晏子之謀燕昭王遣大夫樂毅將兵伐齊閔王乃奔入莒城單入即墨城燕軍畫夜攻之餘城悉降莒及即墨不降齊大夫淖齒遂殺閔王莒人殺齒在城堅守數年樂毅引兵圍即墨即墨大夫出戰而死城中惟單在乃爲謀計堅守又令婦人乘城上詐言城內欲降願莫殺吾妻子并惠遣燕王金由是解意之又取牛千頭悉以縛絲衣之畫作龍文束刃於牛角束蘆於牛尾以油灌之鑿城開道以火燒尾縱牛出兵士五千隨牛後牛尾火熱奔突燕軍大驚見牛尾火光眩燿皆言是龍又城中鼓噪應之又使小弱皆以銅器作聲震動天地燕軍大敗死者過半齊拜單爲上大夫

曹瞞

魏略曹操小字瞞幼好游畋其伯父惡之屢言之於操父父輒苦操一日操方在山野遙見其伯父來預爲風疾倒臥不省伯父見之先歸以語操父操久之方歸父迎問曰伯父言汝病何以得歸操佯爲愕然曰瞞何嘗病但伯父惡瞞爾自後其

父不復聽其伯父言

陳平

前漢有人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以問陳平平曰南方有雲夢陛下僞游雲夢信郊迎擒之此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爲然南游果擒信

張良

史記韓信旣下齊使使者告高祖曰齊地新降臣以假王鎮之高祖怒張良以足躡高祖高祖悟於是改容曰汝自可爲眞齊王何以假爲就封信齊王

諸呂

世家呂太后立諸呂爲王陳平僞聽之及太后崩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從權謀也

田忌

史記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龐涓聞之而歸孫子謂田忌曰使齊軍入魏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大喜曰我聞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七者過半矣孫子度其暮至馬陵可伏兵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斫木下鑽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兵大亂捐自知智窮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范雎

史記范雎伏匿秦昭王使王稽使魏鄭安平許爲卒侍王稽稽問魏有賢人乎安平於是引雎夜見王稽稽載雎入秦望見車騎來者雎曰謂誰稽曰秦相穰侯雎曰吾聞穰侯惡內諸侯客我且匿車中穰侯至勞稽因曰得无與諸侯客子來乎無益徒亂人國稽曰不敢別去雎曰穰侯見事遲此必悔雎下車走行十餘里果使騎還車

中索之无乃己欲進之見使持去以惡食有私奪之權增發背死.

陳平

漢書項王聽范增急攻漢王於滎陽漢王患之項王使使者來陳平使為具太牢舉者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更食項王使者使者歸以告項王乃疑增與漢

贊曰

可與適道　未可與權　事之未明

疑似之閒　非聖莫識　處之誠難

戰國縱橫　譎詐相先　權以私己

智以利言　從斯以降　至道終焉

斷獄篇第二十

邴吉

字少卿北海人漢宣武帝時為丞相陳留有一老人年八十餘家富無子有一女已適人其妻已死翁又娶一妻復生一子後翁死妻育子數年前妻女欲肚財物乃誣後母所生非我父之肩郡縣不能斷聞於臺省吉為廷尉出決疑獄日吾聞老人之子不耐寒日中无影遂八月中取同歲小兒勻以單衣諸小兒不寒

唯老人之子變色又令諸小兒於日中行唯老人之子无影遂判財物歸於男前女受誣母之罪出前漢

黃霸

字次公魏人也漢宣帝時爲丞相燕代之開有三男共取一女因生二子及分離其子遂訟臺令霸斷之非人類同禽獸處之戮三男其子還母事出風俗傳

張舉

吳人爲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詐言火燒死夫家疑之經官訊妻妻拒諱不承舉乃取豬二口一殺之一活之乃取薪燒之察殺與燒死死者口中有灰活者口中无灰以此斷之妻伏罪吳王孫權時人事出吳錄

范邵

爲浚儀令有挾絹於市者有一人復挾絹二人遂爭稱我絹令斷之各分一半令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慍之色於是擒之伏罪後漢人出先賢傳

符融

堅之弟也封平陽公善斷獄時長安市人被盜奪物而走逐之盜者遂誣主融曰汝等各用力走先者得之盜者遲因擒伏其罪

趙緯

隋書趙緯河東人性質直高祖時爲大理少卿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禪俗云利於官上以爲厭蠱將斬之緯曰此罪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謂緯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右將緯斬之緯曰陛下寧斬臣不可殺辛亶遂釋之明日謝緯勞勉者久之賜物三百段

張審通

隋大業元年兗州佐史董慎性公直明法理嘗因授衣歸家出州門逢一黃衣使者曰太山府君呼

君錄事因出懷中牒示慎慎曰府君呼我豈有不行使
者遂持一大布囊內慎囊中負之出郭致于路左波水
調泥封慎兩目負之而行都不知遠近忽閫唱追董慎
到遂傾囊出之抉其泥賜青彩魚鬚匆豹皮靴取楊令
坐府君日藉君公正故有是請昨有福州令狐寶等三
十六人置无聞獄承天菑符以實是太元夫人三等親
准令減三等罪人程翥等一百二十人引例紛耘已具
申天曹天曹以罪疑惟輕亦量減二等余恐後人復引
例君謂宜如何慎日慎一胥耳素无文學常州秀才張
審通辭彩後拔願得倘君管記府君令帖召張秀才俄
頃至府君語其事審通曰此易耳君當以判狀申君日
善爲我辭郎補充左曹錄事仍賜衣物與慎同又各給
一玄狐毎出郎乘之審通判曰天本无私法宜畫一苟
從恩貸是啟姦門令狐實前議減刑已同私請程耆等
後俾薄訴且異罪疑倘開遷減之科實失至公之論請
依前付无間獄仍錄狀申天曹者郎有黃彩人持狀而
往少頃復持天符來日所申文狀多起異端奉主之宜
但令遵守周禮八議一曰親親又元化匱中釋沖符亦
日无親不親是則典章昭然有何不可豈使太元功德
不能庶三等之親仍敢愈違須有微謫府君可罰不衣
絮六十甲子餘依前處分者府君大怒審通曰君爲判
辭使我受譴郎命左右取方寸內塞御一耳遂无所聞

張冊齡天通妻家君耳小審天須狐請之以使罪審
公詩九劣上數子使壽何兒通副臾賣寬心前有部通
口人齡有日曰者當如孽日正復等逆生人親更訴
案謂弘九頷君復一又之非徒有並耳仲猶何與曰
之四既頭癢亡以周謂爲君令天請之尼至由君乞
張 於蠱踴精泥年槙一不狐符依宰觀朴得一更
釋 前地出魄封今日耳可實來正敢蜡中一耳爲
之 劣上一已二相甚安正程日法薦之古苟審判
尉前曲有耳十人報賴於此翥再仍沃歎之欲通申
頃漢直三通餘布從君審獄等省錄心无降因又不
之張口張 前日囊今薦通因並來狀之親方情判允
上釋撰九 三矣各更賢頷命依狀申藥不聞變曰則
行之案齡 耳慎送二以上左正甚天庶親名法天甘
出南卷唐踴果至十成曰右法爲曹其是親實大再
中陽四開出二家一我塞割處允者闕非豈將地罰
渭人无元者十寫年美君下置當黃實公可生大君
橋文輕中尤一出矣然一耳府府衣用也使傷本曰
有帝重張聰年顧郎不耳中君君人得何太妻以君
一時咸九人而問促可與肉悅可又平必古眞無爲
人爲樂齡笑卒妻送久君令郎加持均引育太親我
從廷其累曰審子歸留二一謂六往令之物古若去

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以爲過既出見車騎即走釋之奏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賴馬和柔令他馬固不毀傷我乎何乃當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以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則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言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王鑲得之下廷尉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當棄市上大怒曰人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恭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欲族之如有萬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坏土陛下且何以加法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

李惠

北史魏李惠中山人爲長安守廳事有燕巢雙燕爭巢關者累日惠令人捕獲試命綱紀吏斷之並辭不能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屬吏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彼去者經痛无固心羣下伏其深察

贊曰　片言折獄　古人所難　彝儀是守
令典不刊　狙獪巧僞　心欺面謾

求情覈實　在乎法官　察言觀色
灼然肺肝　神明之政　物莫欺焉

清吏篇第二十一

子產 姓公孫名喬鄭大夫相鄭國路不拾遺桃李垂街人莫敢取說苑

劉琨 字桓公陳留人光武帝時初爲江陵令有火災叩頭向火卽返風滅火後爲弘農太守暴虎負子渡江而去後爲侍中帝問曰卿爲江陵令反風火滅爲弘農太守暴虎渡河德政之所及也珉曰偶然爾左右笑其訥帝曰此長者之言命書於策後漢時人

侯霸 字君房爲臨淮郡守罷郡之日百姓皆攀轅臥轍留之後漢人

孟康 字公休安平人也魏初爲京兆太守嘗夏出行郡內勸課農桑康母乃自鎌刈獨飼馬不欲煩於人魏時人也

黃霸 爲潁川太守仁風大行部內肅清德感上天嘉禾生於野鳳皇集境內宣帝美之賜金四十斤前漢人出漢書

魯恭 字仲康扶風平陵人漢明帝時爲中牟令天下大蝗蟲郡國皆被災災獨不入中牟境司徒袁安聞之遺仁恕掾察之入境見雉騏于野掾問小兒曰何不捕取此雉小兒曰雉方將雛不忍害也掾於是遂與恭

說曰我是司徒使故來察君治迹耳君能禳災一異仁及鳥獸二異童子有仁心三異久留徒擾賢者遂辭而去後徵爲司徒出後漢書

虞延

字子大陳留人爲漁陽令每至歲臘便放罪人還家尅期而至囚皆感延仁德應期而來有囚歸家得疾家人載來詣獄死延遂殯於門外延遷太守後漢人出漢書

劉寬

字文饒弘農華陰人爲南陽太守人吏有過但蒲鞭示恥不加楚毒寬後遷太尉出後漢

吳隱之

字處默濮陽人晉安帝時爲延尉刺史行經五嶺南有一水名貪泉飲此水者令廉者貪隱之至水令人取而飲之乃爲詩曰嶺南有一水世名貪泉深試令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晉書

謝方明

東郡人宋文帝時爲臨丙令每至歲節放囚而歸尅時而來後爲會稽太守有子名惠連出宋書

王敦

字仲尙爲青州刺史將代更造舍字牀帳宛然擬待後人而送

鄧攸

爲吳郡太守在政有思惠罷郡之日民皆慕戀入水牽船不放前去悲泣

劉陶

字子音爲廣漢太守去後人思之乃歌曰悒然不樂思劉君何時更來臨下民

張堪

南陽人爲漁陽太守有惠政人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歧張君爲政不可及之後漢時人

廉範

字叔度京兆人爲蜀郡太守以前任中多失火乃禁入夜作百姓貧困範至令百姓貯水防火任日夜作人皆殷富民歌曰廉

叔度來何暮不禁火人安堵昔无一襦今有五袴後漢人

皇甫嵩

安定人爲冀州刺史百姓慕其政化民歌曰天下大亂市爲墟父不保子妻失夫賴得皇甫復安堵後漢

裴潛

字子行罷南陽太守空手而歸歎曰恨不取少青士用以封書魏文帝時人也

陸納

字士言爲吳郡太守乘車駕舟往西亭君作上都信至云兄遭事納便於此引船下南津乃還都竟不過郡一無所取而去晉時人

褚瑤

字孔延罷鳥傷縣畢船而歸故人太子中庶子羊衡乞士宜瑤乃抽船上竹一竿舉之曰東南文美唯竹箭矣貞而有節幸堪歲寒庶子聞之使人往看唯竹笠一枚蘆以發數領乃用瑤爲昭信中郎吳時人事出吳書

洪鉅

罷會稽太守淸直貧裝不令人知乃船並載黃士積重人示之見土也

時苗

魏略時苗爲壽春令初至駕車黃特牛歲餘生一犢乃去任留之曰是爾土所生

楊震

後漢楊震爲東萊守道經昌邑昌邑令王密是震所舉夜懷金上震曰无人知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无知遂不受

羊續

後漢羊續字興祖爲南陽太守主簿饋魚績懸之他日人饋遂出懸魚示之以絕其意云

子罕

左傳宋人得王以獻子罕子罕辭之其人曰時人以爲寶故獻之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貪爲寶受之則俱喪其寶

田國讓

魏志田豫

字國讓爲并州刺史清約儉素所得賞賜皆散將士

劉寵 續漢書劉寵字典祖爲會稽太守遷將作大匠去任至若耶谿五六父老各年八九十人持百錢以贈寵寵選一大錢餘悉還之而去人呼爲一錢太守其清如此

霍去病 漢書霍去病衞青之甥爲驃騎將軍帝爲治第去病辭曰匈奴未滅臣何以家爲上益愛之

李詢 東觀漢記李詢爲兗州刺史清約卒下所種小麥胡荽悉付從事常席羊皮臥布被

范丹 後漢范丹字史雲爲萊蕪令清貧時人爲之語曰甑中生麈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胡威 晉陽秋胡威字伯虎父質爲荊州刺史威自京兆往省父乃自驅驢臨辭質賜縑一匹威跪曰大人清高何得此絹父曰是吾俸祿之餘武帝嘗問威曰卿清何如卿父威曰不如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

贊曰

敕官居位　祿以代耕　衣食麤給

復何所營　是以君子　務其廉平

如玉之潔　如冰之清　守正不撓

自公生明　芬芳千古　夷齊抗衡

酷吏篇第二十二

嚴延年東海人漢武帝時爲廷尉峻刑酷法殺人无數
長安爲之流血時人號曰屠伯其母從東海來
就延年見其酷虐遂卽卻歸不經月延年應閔爲廣漢
爲杜法殺人帝誅之載喪歸家母竟不哭太守无
道而貧常令吏下村覓錢民歌曰狗吠何喧喧劉穎爲
有吏到門前被衣出門視使云須要錢漢人南
陽太守无額少恩有題其門曰有王吉陳留人爲沛國
三不肯不肯死不肯去不肯遷太守毋殺四傑
曝其屍夏日腐爛卽以繩連其骨責截傜示辯安爲揚
一郡四年內杜殺萬人漢桓帝時人出漢書州從
事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爲倉曹掾太守成公浮
受驪稜揚州刺史歐陽澡遣安詰郡檢治拷覆取賞安
至收就拷加五毒乃以針刺就十指甲使令抱士又燒
鐵令亦使挾之肘內燋爛內墮地就乃取而食之終无
款狀安乃覆就於船下而燒馬糞於船兩頭熏之火臧
謂就已死乃擬船舩之就乃張目謂主者曰何不益糞
添火而使之絕何也主者謂安安閒苟晞字道將河內
之引就共坐談論遂解其事漢時人溫縣人也爲
兗州刺史晞弟犯事乃殺之舉聲大哭曰殺汝謝詢爲
者兗州刺史哭汝者苟道將事出于晉書中吳

縣令治政无狀百姓所惡人願還代終不能去乃歌曰鼕鼕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何不來謝令推不去鄧侯晉人善爲政

寗誠 史記寗誠爲漢中尉嚴酷時人語曰寧逢乳虎无見寗誠一怒誠又禍急人憚之

贊曰

嗚呼暴虐　夫何不仁　剸制民命

羅罔羣倫　抽腸抉目　擢髮刳身

陷害必信　公方莫伸　熏船炙甕

釘模鐵盔　好還斯報　宜觀俊臣

聰慧篇第二十三

小兒 世說孔子出遊路見兩小兒相詰難其一先曰我謂日之初出也去人近及其中也遠其一曰我謂日之初出也遠及其中也近先者問曰汝何以驗之答者曰日之初出也蒼蒼涼涼及其中也如探湯豈非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其一曰殆非也日之初出大如車輪及其中也小類盤盂豈非近者大而遠者小也乎久之不能分於是問於孔子孔子不能答小兒曰孰謂子多知乎

張安世 杜陵人少而聰敏强記漢武帝忘書

三箧安世嘗誦其文心猶強記遂暗寫其書後得眞本比較无錯封富春侯前漢人

王充

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家貧無書嘗游洛陽市問所賣書一見而誦之後通百家之書著論衡數篇行於世仕至侍中

班固

字孟堅扶風人年九歲能屬文長通五經兼諸子百家撰漢書仕至大中大夫出前漢

蔡琰

字文姬陳留人爲漢中郎將蔡邕之女也年九歲邕夜鼓琴絕絃女日第二絃也邕復故絕一絃問琰琰日第四弦也邕日汝得之耳琰日昔吳季札聽樂知國之興亡師曠吹律識南風不競一絃之音何足異之後漢末人事出蔡邕之本傳也

晉明帝

年五歲時坐元帝膝上會有人自長安來元帝因問長安消息便問明帝日長安近日近明帝日長安近元帝問汝何以知之答日只聞人從長安來不聞從日邊來元帝異之後會擧臣復問之答日日近元帝責之何得不同昨日答日舉頭見日不見長安

應奉

字世叔河南穎川人也少而聽敏爲兒童時凡所經歷莫不闇記讀書五行俱下奉曾游汝顧至袁賀門賀不在有一車師出半面答云賀不在後十餘年於洛見猶識之奉仕郡爲決吏錄因徒數百人奉子邵字仲遠解集前漢書又撰風俗通記仕至太守後漢時人

王粲

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少時曾與人共讀道傍碑文一偏同侶謂曰卿能暗誦乎粲

曰可因而誦之不失一字粲又曾與人圍棋局畢粲爲覆之碁者不信乃以物蓋本局爲之共相似不誤一路魏初仕至太傳事出魏略

楊修

宇德祖爲魏主曹操主簿與魏主俱至汝南讀曹娥碑碑背有八字云黃絹幼婦外孫齏曰魏主讀之不解其義乃問脩曰解否脩曰臣略少解上曰卿若解且勿言待服思之行三十里魏主始得乃問修日臣得久矣黃絹色絲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女子好字齏曰受辛受辛舜字魏主大笑卿意如朕意有智无智校三十里事出語林

黃琬

字孝琰江夏安陸人時魏郡日蝕京師不知太守上表詁問所蝕多少左右莫對黃琬年六歲在側對曰日蝕之餘如月之初以其言答帝得此知名仕至太尉出前漢

徐稚

字孺子豫章南昌八輿太原郭林宗游學同稚還家林宗庭有一樹斫伐去之稚乃問其故宗日爲宅之法正方如口口中有木囲字不祥也是以去之稚難宗曰爲宅之法正方加口口中有人四字豈可居之宗默然无對稚時十一歲漢時人

楊氏子

劉劭幼童傳楊氏子粲國人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君平指以示之日此君家果也兒應聲即答之日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夏侯榮

幼童傳夏侯榮沛國人幼聰慧十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顧

譚吳郡人才弱冠與諸葛恪等為太子四友赤烏中代恪為節度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吳志

東方朔漢書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戰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臣朔已誦四十四萬言

贊曰

賢智慧敏、性難與齊　賦之于天

解紛稽疑　甘羅任相　項託稱師

秦唯樗里　虞其里奚　指摩巧辯

稱象權宜、守株求劍　吁嗟可嗤

恭敬篇第二十四

陳瑞會稽典錄陳瑞字文象為縣卒謙恭敬讓行惟謹敬及其仕至二千石少年童豎拜者皆正朝服與之抗禮若疾不能答則輒撫頰以謝之

蘧瑗孟儀同載衛靈公時遂伯玉為人恭儉篤禮夜行過公門必下車公嘗與夫人夜坐有車當闕无聲公謂夫人知車謂誰夫人曰必遽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伯

玉衞之爲禮者也夫禮下公門式路馬令車當闕无聲是下門也非遽伯玉誰能禮行而不廢禮公使人問果是伯玉

韓卓

陳留志韓卓敦厚純固恭而多愛博學治聞好導人以善過祗則起見生不食其內

龐公

襄陽耆舊傳龐公躬耕妻子相待如賓休息則正中端坐不擗

山濤

魏國統山濤字巨源少有大量在總角之中耆老宗長見之皆斂衽

茅容

後漢茅容字秀雋陳留人年四十餘耕於野時兩至與等輩避於樹下眾皆箕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見而奇之

張載

字子厚博學厚重循謹好禮弟子數百人或閒曰君子尙質合於禮可也不必猊恭否載舉論語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有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子謂子產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于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亚明恥之亚亦恥之子曰恭而无禮則勞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加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无子夏曰商闕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无先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子曰色思溫貌思恭子曰恭則不侮子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此論語所錄夫子與羣弟子問答也讀此則恭敬其可廢蝦或又曰非淺見所知也敬聞教矣

顏琪

唐史補遺顏琪字君玉好學篤厚體貌矜莊每讀書必具冠裳欲稍憩則必掩書方解衣亦未嘗偃仰所親或諫之曰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聖人之戒其可忽諸

顧凝

世略齊人顧凝字清鄉爲人謹愿居鄉黨未嘗與人忤非寢處不釋冠帶嘗處一室友人山陽王逸訪之見其門掩以爲晝寢恐驚其睡躡足自牕陰窺之則見清鄉於室之中暝目端坐正襟危然逸笑曰所謂君子不欺暗室者也

左琳

左琳孟蜀時爲昭化令縣瀕江當驛路之衝讚江有浮橋壞則計其工役之大小調橋蜀鋪兵不足則補之以民夫時橋爲水所斷發兵民修護雖有專其聯者以役大同部使者復委琳共治之琳每晨往役所自董役者及卒徒指使之未嘗不以禮至於役終未嘗解冠帶臨事皆自稱其名佐貳或勸之琳曰聖人有云使民如承大祭安有大祭而不具衣冠者邪

贊曰　禮之大綱　不離恭敬　肅以衛身
莊以臨敬　出則謹嚴　處則安靜
毋怠毋荒　必中必正　臨深履薄

維德是競　傲慢弗虔　聖賢所病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四